



趴在地板上的 小姑娘

郁雨君/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新世纪出版社



趴在
地板上的
小姑娘

郁雨君/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新世纪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趴在地板上的小姑娘 / 郁雨君著.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16.6

(梅家将系列丛书)

ISBN 978-7-5405-9997-3

I. ①趴… II. ①郁…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4794号

出 版 人: 孙泽军

策划编辑: 翁 容 李粒子

责任编辑: 李碧梅 钟蕴华 李粒子

责任技编: 许泽璇

封面设计: 高豪勇

封面绘图: 画儿晴天

趴在地板上的小姑娘

PA ZAI DIBAN SHANG DE XIAO GUNIANG

郁雨君 著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规 格: 890毫米×1240毫米

开 本: 32

印 张: 5.25

插 页: 4

字 数: 96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81537

序言

我们在一起

梅子涵

学生们现在纷纷当起了作家。

他们已经是一支队伍，虽然没有非常长，但是也不短，队伍的样子蛮好看。当然他们是分散走的，有各自的路途，“队伍”的意思是我眼睛的看见，我点数着他们：1，2，3，4，5……就恍然地点成漂亮的一排。

这不是一开始就可以想象和设计的，是走着走着就成为这样的。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和他们，都是应当庆典的。非常奇怪，这一排的队伍，竟然从未凑齐着举过一次杯，杯里是红酒，干一下。所以，我们就在心里凑齐在一起，举一下：干杯！

透过这一杯红的透明，我们各自会有自己的看见。而我一直都看见和记住的是你们前后的走来，你们在那特别

年轻的日月里的幼稚、生疏、满眼蔚蓝心思的流连，你们想把喜欢的文学一把抱起，可是抱不动，轻声叹息，就把深深浅浅的脚印全踩在了独自的路上。三年，五年，十年，你们的“路上”都在这透明的红里，我看得见，或者我不全看得见，但是因为我也一直在路上，所以我知道应该为你们干杯！

这一杯透明的红颜色里，绵绵延延你们的一些年、我的很多年。我从原来头发全黑，到现在黑的已经很少，我们竟然都可以在写文学给小孩们阅读的生活里过得这么有耐心！那位有名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在他们国家最重要的刊物上诉说，为什么一个聪明人不愿意为儿童写作，因为如果他被邀请参加作家文人的座谈会，他只有敬陪末座的份。可是我们宁愿在末位敬陪，还是坐着、写着，是因为我们很聪明地看见了它的上等、它的超验、它是多么的不计较，它的确是领着我们——我们领着儿童——在空中漫步，我们是最懂得动画片《雪人》里那个夜晚浪漫、走至天际的情形的，那个插曲里的英国男孩的歌也就是为我们这些聪明人唱的，我们听得懂，苏斯博士也听得懂，所以他写得出那样的美国儿童文学！

为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干杯。

你们都阅读过《万花筒》。那个小孩到木匠铺子里玩，老木匠指着刨光的木板上的纹路对他说木头生命的年

轮和人的生命的年轮。那是一段美丽无比的情节，读得我只想喊诗意万岁、文学万岁、依列娜万岁，那位作家的名字叫依列娜。他们让我们看见根本都不会去想的事情，让任何的不见踪影都可以动弹起来，飞舞而至，翩翩得很难再离开。我想到了我们的年轮：你们现在的年轻和我的不年轻，你们开始走来时的嫩气和我那时的朝气，因为我们同坐的那个很小的课堂，于是我们的年轮有几年竟然有了相连，呼吸的声音几乎也相连着彼此听见。

非常感激那个很小的课堂，感激你们走进来坐下，我坐在这头，你们坐在那头，我们都坐在一个很小的学科的四周。在中国的大学，大概只有那几个教授、那上百个硕士博士们知道这个很小课堂“末位”学科的很大，它的意义的铺天盖地。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力量巨大的方式告诉这个肤浅、不诗意的世界，我们的心里唯有安静，才可能这样地坐着、读着、说着、喜悦着、感动着、以为着自己的学业路途和生命田野是多么明亮和蓬勃。那个一年一年的小课堂和它的桌上、手上、嘴上、心里的童话书页的翻动和故事美声，我们的记忆就叠拢了，那个小课堂是我们相连的年轮的园子和土地，我们也为它干一杯。

我知道这个道理很久了：教授对学生的照耀和学生对教授的辉映一定是同时的，尤其是一个叫作儿童文学的小学科，偏偏有浪漫的学生坐在你面前，听你说一个人小时

候才会听的童话，不管你说得是不是好听，其实他也可以昏昏欲睡，但是仍旧很亲近地附和你，说出各自的感动和学理体会，给这个课堂，给了你的职业一片蔚蓝和鲜艳，你也因此蔚蓝、鲜艳，那么你能说这不也是他们对你的照耀对你的辉映吗？文学是我的太阳，学生也是我的光芒，所以，我要为这光芒干杯！

像这样的，我们的书放在一起出版，也是一排，成为集体，可能只会有这一次。我们会一起被放上书架。我希望大家都能阅读你们，因为这是我们那个小课堂的光荣。不过我们也还是都要继续努力，继续走着深深浅浅的脚印。我们喜爱的是一种伟大的文学，真正的蔚蓝总是十分高的，它在天空；真正的鲜艳总是接近纯粹的，最好不要有垢渍。我们都没有非常优秀，大多数的非天才都是要在文学的路上奋力很多年的，奋力了还可能只在半山腰，但是我们不能不奋力，因为我们在那个很小的课堂里看见的都是蔚蓝和鲜艳的书，我们是被它们激荡了而开始自己的文学行进的。眼高的人腿要争取有力量，夸夸地只会指点和批评毕竟不会让安徒生们看得起。眼睛高，腿也很有力气，那么就离蔚蓝近。为了接近蔚蓝而朝蔚蓝登去，这个答案和原因就是这样简单统一的，明确得不需要深奥。我们彼此争取吧，干一下杯！

从课堂到现在的共同书架，我们就这样完成了一个童

话的移动。我们在这个童话里。以后会有很多的白天和黑夜，很多的白天和黑夜我们仍在忙碌，但是我们的书在互相阅读，在说话。它们应当不会像安徒生的《识字课本》争吵起来，说哪个写得最好，因为它们都知道，写作着它们的人正在朝着新的高处走去，它们也许会指着说：

“看，他（她）已经走到那儿了！”等到有一天我首先走不动了，停下了，那么我会第一个回到我的从前的面前，安静地再把你们的书一一阅读一遍，想着很多年前你们的各自走来，想着很多的情景和细节，泪流满面，笑容满面，那时我才会最后知道，有你们这样的学生，真好！

那时，我举不了杯了，那就请你们举吧，你们会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你们中一定会有人说：“梅老师，我很想你！”我提前谢谢你们的想念。

这样一个童话般的书架和温暖的一排，有几个人可以得到呢？可是我们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为给我们这个光荣的出版社，为亲爱的王清、翁容、编辑们干杯。他们也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的书上有他们的名字。

2016年2月15日

已经是春天



目录

PAZAI
DIBANSHANG
DE
XIAO
GUNIAN

- | | |
|-----|-------------|
| 1 | 啤酒亲亲杯子 |
| 15 | 哥哥的黝黑城堡 |
| 30 | 从沸点到冰点 |
| 58 | 天使知道我爱他 |
| 91 | 插班生一只 |
| 99 | 我们是大肚子爸爸生的吗 |
| 107 | 当时实在年纪小 |
| 111 | 遥远的年历片 |
| 116 | 天蓝热水瓶 |



- | | |
|-----|------------|
| 120 | 走在铁轨上 |
| 124 | 细说从头 |
| 132 | 她已变成一道阳光 |
| 136 | 浏览的双层巴士 |
| 141 | 我的朗读课 |
| 145 | 趴在地板上的小姑娘 |
| 149 | 辫子的十万个为什么 |
| 154 | 梅老师和我：打开生命 |

啤酒亲亲 杯子

这个瘦高的女生径直走向我，顺着老班漫不经心的手指一点，她一步一步迈开长腿，旁边的家伙全是有戏好瞧的神情：哈，杰潘摊上个女同桌啦！班里的人口原本48+1，仗着身高，我自告奋勇承包“单身座位”，让其他兄弟姐妹们各自搭伴过日子，我一个人在教室后面加出的最后一排落了户。唯一可以和我竞争的篮球前锋陈李偶自动弃权，他不敢逃开女朋友简单眼睛的一米范围。我带着座位在第一组和第四组的末梢间滑动，在通常的一天里，太阳走，我也走，夏天躲远点，冬天靠近些。我的户籍固定在第四组，不然组长们收本子、搞活动都要乱套。

一个人，摊手摊脚，自由自在，光抽屉就有两个——

一个包揽课业，一个全是休闲。泾渭分明，随时可以转换频道。累了，这里视野通透，可以看到门窗外有几只麻雀打架，用屁股尖上的毛顶来顶去，真真娱乐学习两不误。

无牵无绊的日子真是短促啊，体校分进来5个人，纯粹是来镀上一层重点中学的金包装的。听说最弱的都是起码破过市纪录的，还有几个保持着全国纪录呢，高考起码加100来分，我们这帮苦读的孩子眼睛都听直了。

我们班那位插队落户在我这儿了，搁哪儿都不合适啊，毕竟不是寻常女生，目测超出178cm，女生里鹤立鸡群，和我都可以勾肩搭背了。一条走道不经她几步，眨眼就立定在我旁边了，刘海遮挡整个额头，无框眼镜，我2.0的视力甚至能数得出她脸蛋旁两边各散着几颗雀斑。我在迟疑，要不要立即把旁边的桌面腾出来。末了，我按兵不动。

她拖开凳子落座，把书包搁在腿上。现在属于她的桌面上摊着副下了一大半的象棋，没剩几个子了，要不是她来搅局，我和陈李偶眼看要决出胜负。女生嚼着口香糖，神情笃定瞧着棋子，连用眼睛跟我这个老土地爷打打招呼都不屑。我和她拼，先将她一军再说，她保输，难道抱着书包上一堂课不成？预备铃响起的时候，她忽然满面笑容，推一推眼镜，“将！”黑马斜刺里杀出致命一招，我凑过去一看，俺的红帅已然被将死。

还有什么话说，三下两下，乖乖卷起棋子让路。

她先在桌角边上放一本微型的小台历，用圈划掉一个数字，叹了口气。整整一节课，她光用一只左手擦桌子，翻书，记笔记，吸墨水。靠我这边的右手一直插在口袋里。老班课讲到一半，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拍拍脑袋，我的新同桌就被叫到讲台做自我介绍。

她的话少得可怜——“我叫于果，会长跑，到这儿来念点书。”

老班问：“没了？”她大力点头。

美女简单不甘心地插嘴：“是不是《巴黎圣母院》的雨果啊？”

她飞快地弹出一句：“你也可以叫这个名字，爸遇上妈了，于——是——结——果，简单吗？”这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回答，一语双关。

呆一呆，明白过来的人带着糊里糊涂的人一通乱笑，连陈李偶也拍了拍大腿，那神情像是在说：“绝啦！”我的同桌于果站在众目睽睽之下，右手照样不离开口袋，蛮酷的。

果然不止一人注意到她分秒不离口袋的手，男生们诸如我之类的顶多说声“哈，左撇子”。女生的说法不大好听，又是烫伤又是鸡爪之类的。于果浑然不觉，继续使左手绰绰有余应付了一堂政治课。近距离的感觉里，她好像

紧紧攥着样什么东西，难道是看家宝贝？

接下来是体育课，女生都涌出去换服装了，于果纹丝不动，她本来就一身名牌运动装。我低头换跑鞋的时候，看见她的右手在袋袋里蠢蠢欲动，心里一动，把系好的鞋带解开了，磨蹭磨蹭地慢慢重新打结。眼睛盯着她的口袋，暗暗叫：“喂——右爪子，出来透透气吧，闷了一下午啦！”

先是手背，再是手指出动，拖着根蓝丝线绳子，绳子一点一点钓啊钓啊，什么呀——一只小瓶子，小半瓶蓝盈盈的沙子在流动，哦——许愿沙，小姑娘才相信的玩意儿。于果的手掌在裤缝上抹了抹。攥得太久，汗都出了不少吧？

挺直身体，弯腰太久了，我胸口闷得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简直神清气爽。

我追上陈李偶，粗声说：“叫你那位别瞎说了啊，人家手好好的，比美女还漂亮呢。”

他推了我一下，“你看见的，你去说好了。”臭小子，胆小鬼！

操场那一头，凑成一堆的女生旁边，于果来回溜达，忽前忽后，落单的女生一般都会有小小的惊慌或者不自在。可她不，显出少有的镇定，甚至，还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结果，所有的男生都盯着她看，高高的她，闲云野

鹤一样。一会儿，我脑子里跳出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个高高的“于是结果”的志向到底是什么？像王军霞一样披着国旗光辉万丈在奥林匹克运动场里飞奔，接受全世界的欢呼？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怎么，我的眼前忽地闪过一瓶蓝盈盈的许愿沙。

接下来的几天，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哪怕前面六排吵得翻江倒海。

于果右手倒是腾出来了，女生们于是改议论于果的额头了，说上面大概长满了小痘痘。于果时不时按一按胸口，嘴里念念有词，是个虔诚得要命的心愿吧，还是不要捂在口袋里，放在心口比较安全、比较温暖，肯定丢不了的。

我先逗于果讲话来着。那会儿快近午饭了，我的肚子里发出一种透着傻气的声响，分贝不小。她咬住嘴唇强忍着，不想看她难受，于是眼睛盯着黑板，嘴里在鼓励她——“笑吧，笑吧，反正是肚子里边的，不是后边的。”

“噗——”于果的脸朝后一别，轮胎放气似的，我也跟着笑起来。我们就这样开始说话了。

于果的第一句话就不同凡响——“班级里谁一碰就哭？男生里有没有喜欢哭的？”

我指指自个儿的鼻子，还没等她睁大眼睛，“不可

能，再过一万年。也许你挖到一块琥珀，里面包着一滴晶莹剔透的……哦，不，是杰潘的一滴清水鼻涕。”

中午，我回到教室，认不得我的座位了，那里成了热热闹闹的女人集会场所，包了里三层外三层。要知道女生之间暗藏不少门派，有几堆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我就从来没有看到我们班像今天这样，有十个以上的女生头挨头亲密地挤在一起，唯一的一次数目也就是三个，在墙壁角落里头碰头站成个立体三角形。搞不懂她们在从事什么秘密勾当，人走了以后，中间留下一摊奶油，夹在当中的胖妹刘菲菲表情最心满意足。简单揭晓谜底——她们合共买了两支蔓登琳神筒，三个人分着吃呢。胖妹左一口，右一口，始终没轮空过。

更加滑稽的是我看见她们一个赛一个张大嘴，玩命地打哈欠，刘菲菲眼看着满满一眶眼泪要落下来，她仰着头喊“放我进去呀！”。她们齐刷刷让路，尖叫“于果，快点拿瓶子候着呀！”。

“我，嘶——等一会儿，那东西实在太小了，我看不清。”刘菲菲紧张地咬起手指甲，我同桌的声音忽然亮起来，“哦，近了，近了，是一把漂亮的调羹，柄很长。我哪里看到过这种调羹？对了，你一见钟情的地方是哈根达斯！”

简单也在练哈欠，到半滴眼泪的程度，摇摇头，重

来。这种东西容易传染，我也不知不觉张开嘴。

刘菲菲还在得意，她算是一举成功的：“打哈欠太容易了，我们哪一天是睡醒的？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

简单白她一眼，一昂头，也扎进人堆里……

“哦，这次眼泪总算够了，流到沙子上了。快点讲呀，于果。”她们齐齐欢呼，又七嘴八舌催促着。

“是淡水蓝的，一波接一波，是水，一池特别特别静的水，接下来就冒出两串气泡。”

“浪漫死了，当心透不过气来呀。”她们尖叫。

“我可以背一只氧气筒。”简单洋洋得意。

《泰坦尼克号》都过气了多久了呀，“哇——哦！”女人们还是一阵吃错药一样的兴奋。

看来不到上课她们是不会罢休的，我只好借坐到陈李偶旁边：“又有新的卦术问世了？”前一阵兴用扑克算，红色J是好男朋友，红牌越多好像找到的概率就越高。这种简单的卦术看一遍就会露馅，可女人们天天算，哪怕结果没有一次一样，照样相信照样乐此不疲。

陈李偶抓抓头皮：“嗯，说是让眼泪和许愿沙接触，会产生奇妙的远射，看到一吻定情的地方。那女人有巫气。她怎么知道我和简单是在游泳池……”

可能都完事了，她们又不放过于果，一窝蜂挠她，非要这个巫婆笑出眼泪。于果居然不怕痒，只是尖叫：